



## 流年碎影

水是故乡的亲，菜是老家的香。一道菜也能勾起游子思乡的情，一根瓜一掬豆也蕴藏着家乡的点点滴滴，年少时的故事总让人回忆，家乡的过往让人盈满温情。

## 收了丝瓜点豌豆

□顾仁洋

群里有人晒出了一盘青椒炒丝瓜皮，惹得大伙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。这个说，还是老一点的丝瓜皮炒起来好吃；那个说，乡下野外长的比大棚丝瓜有嚼头多了；还有的说，韭菜一擦我也能饭直扒，其他啥菜也不要。突然一个外地同学说，那是家乡的味道啊。于是，聊天窗口出现了一遍又一遍的“家乡的味道”。于是，让我又想起高中毕业那年长的那棵丝瓜，点的那株豌豆，想起收了丝瓜点豌豆的情景。

父亲那时在集镇街面上开了一爿百货商店。我高考预考没有考上，一时又找不到工作，父亲对我说，不如先回来开店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商品还不是很快，所以看店对我来说就有点无聊。于是闲时猛读琼瑶和金庸的小说，读厌倦了便总想找点事情做做。

看见母亲在菜地里育好了丝瓜苗，我也讨了一棵，它肥头大耳，青翠欲滴。将它栽在商店棚子的南墙边，一天一天看它长大。年少的我开心得像个孩子，“妈妈，你看，我这棵丝瓜长得好，比你菜园子里的强多了，又肥又壮的，叉头多，花儿黄，结的丝瓜壮而长。”妈妈笑了，“我儿读书一般，长丝瓜蛮好的。”说得我不好意思起来。后来，有一次起了早，发现母亲正在我长的那棵丝瓜边捣鼓，母亲刚刚为它施过肥，正在修剪公枝。怪不得这棵丝瓜长得那么好，原来母亲一直在背后照料打理。

那年夏末秋初，丝瓜成了餐桌上的主打菜，丝瓜炒毛豆仁、青椒炒丝瓜皮、丝瓜面条汤、丝瓜茶馓……因为是自己长的，百吃不厌。每次吃总不忘夸赞母亲的厨艺，“妈妈烧得就是好”。除了吃鲜嫩的丝瓜，那年还晒了很多很多的老丝瓜瓢子，最后剥了皮，晾干了，取了籽，储存下来洗碗，一用好几年。

长完丝瓜，我找到了工作。记着棚子后面那块小小肥沃的土地，母亲点豌豆的时候，我也点了几株豌豆。来年春末，结豆荚的时候，发现竟然有一棵是皮质软、甜津津的糖豌豆。母亲用糖豌豆烧了一顿肉，那次让我觉得没什么比它更好吃了。夏收的时候，邻居大婶讨糖豌豆做种，我数来数去给了十粒。母亲笑了，孩子自己长的，舍不得呢，还是多给一些吧！记得梦里还想着我的糖豌豆在大婶的菜地里结了满株的糖豌豆呢。

那年的丝瓜咸、丝瓜汤，还有糖豌豆烧肉，一直让人心心念念。其实说到家常菜，我还喜欢大灶上炒的韭菜。锅膛里放着黄豆或棉花秆秆，洗净的韭菜就在冒烟的铁锅里被三下五除二地炒开，瞬间把韭菜炒得格外香，青翠诱人，特别下饭。

水是故乡的亲，菜是老家的香。一道菜也能勾起游子思乡的情，一根瓜一掬豆也蕴藏着家乡的点点滴滴，年少时的故事总让人回忆，家乡的过往让人盈满温情。

## 生机勃勃

在这如画的菜园里，师生们一起劳动，亲近自然，放飞自我，寻求着内心的那份恬静与乐趣。

## 学校的“桃花源”

□梅巧军

东边教学楼后沿与围墙之间有一块100多平方米的空地，这是一个过于偏僻的地方。校长别出心裁地组织人马，开辟出一块菜地，美其名曰“东方农耕”，还把它分成大小不等的15个菜园，分给15个班级管理。

菜园分定的第二天，班主任们便领着学生挖地、平整、植苗、浇水……力求自己的这个菜园能达到当年彭总一份试验田的标准。

一个月后，15个菜园里十多种蔬菜葱郁繁茂，长势喜人。番茄开出了金黄的花朵，不久结出一串串葡萄似的淡绿色小番茄；辣椒开出了洁白的小花，却很低调；茄子与豌豆一并开出了紫色的花朵，让人感到温馨、恬静；连土豆也开出了香气四溢的带有黄色花蕾的白花……

“草盛豆苗稀，这是哪个班的？”被校长批评的班主任，赶紧带学生来除草。班主任一边用银光闪闪的刚做了美甲的手拔草，一边教学生识草、拔草的方法。不一会，老师漂亮的美甲盖下，满是泥土。校长问：“花了钱做的美甲被糟蹋成这个样子，不后悔吗？”“啊！还没注意呢！”班主任教学生除草太投入而忘记了自己刚做的美甲。“地里这样干净，不后悔！”班主任看着地里转而望向校长说道。

小青瓜蔓粗叶茂，开出几朵金灿灿的花儿，还有两个可爱的小瓜纽。班主任张老师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。可三天后那两个瓜纽竟然脱落了，弄得张老师一脸懵。后来请教了校长才知道小青瓜要进行人工授粉，校长示范着套好一个。一周后那个小瓜长得又长又粗，比集市卖的还大。张老师急忙把瓜摘了送给校长，说这是代表全班同学感谢校长的。校长说什么也不要，要求老师把第一个青瓜奖励给班级的种植小能手。

已经50岁开外的王老师向同事们不住地夸耀：“我班同学平时除草认真，浇水积极，所以番茄长势最好！”校长一看笑道：“你班番茄长得过‘火’了，怎么公枝也不打？这样番茄不仅不肯结果，而且长不大。”原来枝权间衍生出的头必须摘去，否则养分被它们夺去，后结的番茄少且长不大。“这可能就是人们平常说的节外生枝吧？”王老师打趣道。

一个学生在观察日记中写道：“今天早上，我发现我栽的那棵番茄开花结果了，要是长大变红了，我可能控制不住我的嘴，会独享番茄的酸甜！”

这是多么有趣、真切的内心独白啊！

要想心情好，就带学生往菜园跑。

在这如画的菜园里，师生们一起劳动，亲近自然，放飞自我，寻求着内心的那份恬静与乐趣。

难怪师生们称这里是学校的“桃花源”！

## 心香一瓣

## 留一口

□柳灿红

五岁的孙女吃饭时总是“留一口”。于是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轮番上阵，又是好言相劝、又是威逼利诱，想方设法让她把那一口剩饭剩菜吃干净。

“留一口”的习惯对于孩子来说的确不好。古人说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老人们大多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，知道一饭一菜来之不易。所以，看着碗里白花花的米饭就心生不舍，怎么也不肯浪费。

其实，我小时候巴不得有那“留一口”。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，外公是个木匠，为了生活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干活了。外婆舍不得外公，外公起床的时候她也起来了，点火起锅做点什么吃的给外公垫一垫肚子，或者是煮山药，或者是荷包蛋，或者是泡一碗油炸的馓子。但不管吃什么总是“留一口”给我这个大外孙。每次我在睡梦中被外婆摇醒，我就知道肯定有好吃的在等着我，瞬间睡意全无，一骨碌爬起来，享受外公的“留一口”，那滋味让我的童年幸福满满，也期待满满。

我们小时候家家都不富裕，难得吃一顿好的，吃得最好的也就是过年那几天了。那时候过完年是要请客的，这既是礼节，也是传统。家里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好酒好菜都留着请客用。请客的日子定好后，爸爸都一家家上门去请。到了那天，叔叔、舅舅、姑父、姨夫等客人一一上门，互相寒暄，然后按座次纷纷落坐，把酒斟满，八碗八碟依次上桌，大家开怀畅饮，推杯换盏，热闹得很。开心的是大人们，担心的却是孩子们。席上灶下的香味早已把孩子们肚子里的馋虫勾出来了，他们坐立不安，不时地伸头探望，时刻关注着酒席上的动态，等待着撤菜时留在碗里的残羹剩菜，一旦端下酒席，便一拥而上，大快朵颐。每次爸爸催促客人们多吃点，孩子们的失望就增加点，心里在暗暗祈祷：千万别吃光，“留一口、留一口”啊！我的邻居小二虎子还闹了个笑话。有一次他家请客，每道菜都被吃光，看着撤下来的一个个空碗，他竟然嚎啕大哭：“你们大人这么馋吗？干嘛都吃光呀？为什么不给我‘留一口’？”哭喊声让客人颇为尴尬。也难怪，那时候家家孩子多，平时很少吃荤腥，就指望着过年能饱餐一顿，结果都被客人吃光了，他能不哭吗？

好在做客的都是直系亲属，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一清二楚，吃饭时自然会很有眼色，每道菜都不会吃光，每道菜都会“留一口”。特别是红烧肉、肉丸子之类的更会口下留情，留下一点让孩子们打打牙祭。有时吃到甜菜之类的尝了尝就让主家撤下去，说我们都吃得差不多了，这个孩子们爱吃，端下去给孩子们分分。主家客气几句也不再推辞，因为大人也知道，几个小孩都在小屋等着呢！

我们长大以后，有时候兄弟姊妹在一起聊天才知道，几乎每个人都享受过长辈们的“留一口”。或是一块糖、或是一个苹果；或是一根油条、或是一个鸡腿。虽然很少，但足够幸福，足够甜蜜。现在想起来，这“留一口”看似一个简简单的举动，其实饱含长辈们对孩子浓浓的爱啊。